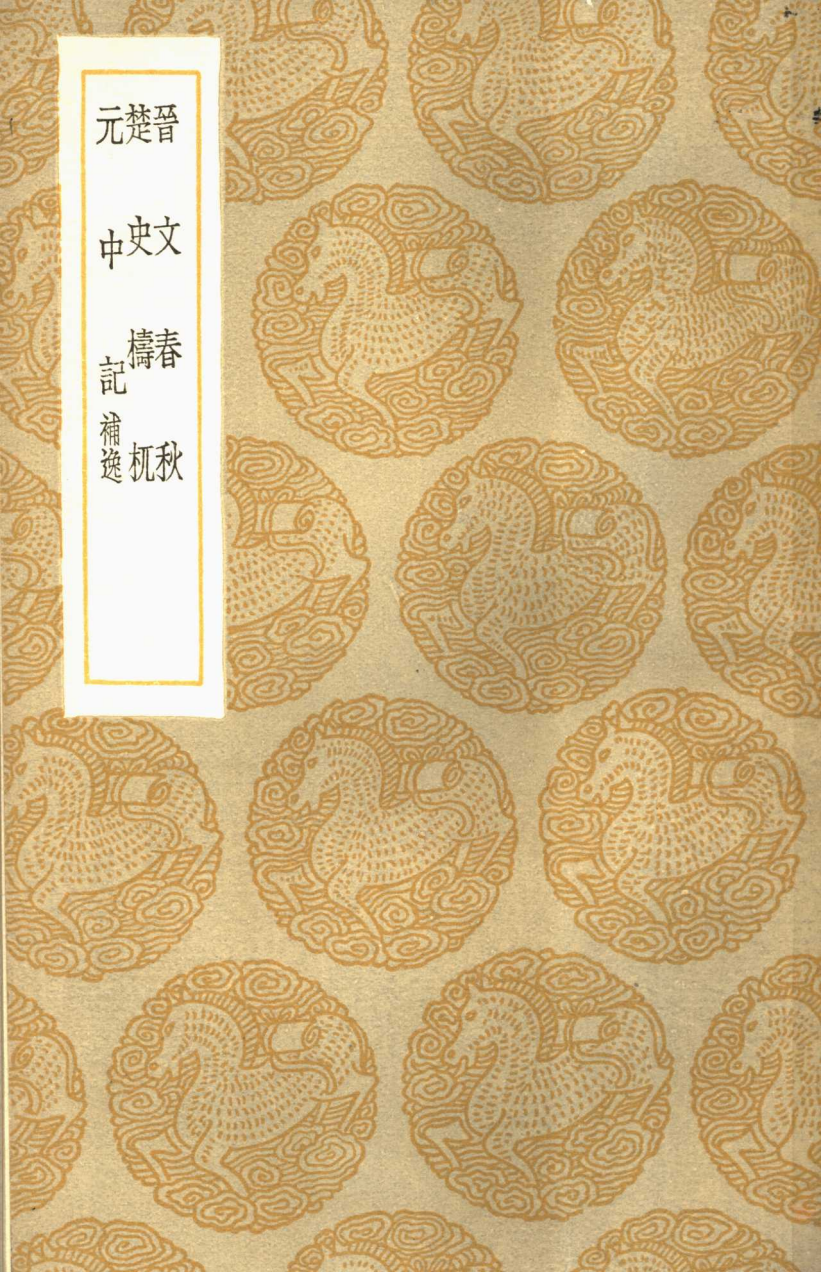


元楚晉

中史文

記檣春

補逸机秋





秋 春 文 晉

詳 不 人 撰
校 胤 玄 陳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種二他其及秋春文晉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胡達聰)

一四四五上

最

晉文春秋

秣陵陳玄胤校

謀與楚戰第一

晉文公將與楚人戰。召舅犯問之曰。吾將與楚人戰。彼衆我寡。爲之奈何。舅犯曰。臣聞之。繁禮君子。不厭忠信。戰陣之間。不厭詐僞。君其詐之而已矣。文公辭舅犯。因召雍季而問之曰。我將與楚人戰。彼衆我寡。爲之奈何。雍季對曰。焚林而田。偷多獸。後必無獸。以詐遇民。偷取一時。後必無復。文公曰。善。辭雍季。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。以敗之。歸而行爵。先雍季而後舅犯。羣臣曰。城濮之事。舅犯謀也。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。文公曰。此非君所知也。夫舅犯言。一時之權也。雍季言。萬世之利也。仲尼聞之曰。文公之霸也宜哉。既知一時之權。又知萬世之利。

鳳陵履解第二

晉文公與楚戰。至黃鳳之陵。履係解。因自結之。左右曰。不可以使人乎。公曰。吾聞上君所與居。皆其所畏也。中君之所與居。皆其所愛也。下君之所與居。皆其所侮也。寡人雖不肖。先君之人皆在。是以難之也。

斬顛頤第三

晉文公問於狐偃曰。寡人甘肥周於堂。卮酒豆肉集於宮。一酒不清。生肉不布。殺一牛遍於國中。一歲之

功盡以衣士卒。其足以戰民乎？狐子曰：不足。文公曰：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。其足以戰民乎？狐子曰：不足。文公曰：吾民之有喪賚者，寡人親使郎中視事，有罪者赦之，貧窮不足者與之。其足以戰民乎？狐子曰：不足。此皆所以慎產也。而戰之者殺之也。民之從公也，爲慎產也。公因而迎殺之，失所以爲從公矣。曰：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？狐子曰：令無得不戰。公曰：無得不戰奈何？狐子曰：信賞必罰。其足以戰。公曰：刑罰之必安至？對曰：不辟親貴。法行所愛。文公曰：善。明日，令田於圃陸。期以日中爲期。後期者行軍法焉。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。後期，吏請其罪。文公隕涕而憂。吏曰：請用事焉。遂斬顛頡之脊，以徇百姓。以明法之信也。而後百姓皆懼。曰：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，而君猶行法焉。況於我則何有矣？文公見民之可戰也。於是遂興兵伐原。克之，伐衛，東其畝，取五鹿，攻陽勝，虢伐曹，南圍鄭，反之陣。罷宋圍，還與荊人戰城濮。大敗荊人，返爲踐土之盟。遂城衡雍之地。一舉而八有功。所以然者，無他故異物，從狐偃之謀，假顛頡之脊也。

原人降第四

晉文公攻原，裹十日糧，遂與大夫期十日。至原，十日而原不下，擊金而退。罷兵而去。士有從原出者曰：原三日卽下矣。羣臣左右諫曰：夫原之食竭力盡矣。君姑待之。所曰：吾與士期十日不去，是亡吾信也。得原失信，吾不爲也。遂罷兵而去。原人聞曰：有君如彼其信也，可無歸乎？乃降。衛人聞曰：有君如彼其信也，可無從乎？亦降。溫人聞之，亦降。孔子聞而記之曰：一舉而兼得者，信也。

伐宋第五

文公伐宋。乃先宣言曰。吾聞宋君無道。蔑侮長老。分財不中。教令不信。余來爲民誅之。

捐籩豆第六

文公反國。至于河。令籩豆捐之。席褥捐之。手足胼胝。面目黧黑者。後之。舅犯聞之。而夜哭。公曰。寡人出亡三十年。乃今得反國。舅犯聞之。不喜而哭。意不欲寡人反國耶。犯對曰。籩豆所以食也。席褥所以臥也。而君捐之。手足胼胝。面目黧黑。勞有功者也。而君後之。今日有與在後中。不勝其哀。故哭。且臣爲君行詐僞。以反國者衆矣。臣尙自惡之。而況於君。再拜而辭。文公止之曰。諺曰。築社者。攜擲而置之。端冕而祀之。今子與我取之。不一我與治之。與我置之。而不與我祀之。焉可。解左驂而盟于河。

問救餓第七

文公問箕鄭曰。救餓奈何。對曰。信。公曰。安信。曰。信名。信名則羣臣守職。善惡不踰。當事不怠。信事則不失天時。百姓不踰。信義則近親勸勉。而遠者歸之矣。

髮繞灸第八

文公之時。宰臣上灸而髮繞之。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。女欲寡人之哽耶。奚爲以髮繞灸。宰人頓首再拜。請曰。有死罪三。援礪砥刀利。猶干將也。切肉肉斷。而髮不斷。臣之罪一也。援木而貫鬚。而不見髮。臣之罪二也。奉熾爐炭火。盡赤紅。及灸熱而髮不燒。臣之罪三也。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。公曰。善。乃召其

堂下而譙之。果然。乃誅之。

大蛇阻道第九

文公出獵。前驅曰。前有大蛇。高如堤。阻道。竟之。文公曰。寡人聞之。諸侯夢惡則修德。大夫夢惡則修官。士夢惡則修身。如是而禍不至矣。今寡人有過。則天以戒寡人。退車而反。前驅曰。臣聞之。喜者無賞。怒者無刑。今禍福已在。前矣。不可變。何不遂驅之。文公曰。不然。夫神不勝道。而妖不勝德。禍福未發。猶可化也。還車反宿。齋三日。請於廟曰。孤少犧不肥。幣不厚。罪一也。孤好弋獵。無度數。罪二也。孤多賦斂。重刑罰。罪三也。請自今以來者。關市無征。澤梁無賦。赦罪人。舊田半稅。新田不稅。行此令。未半旬。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。何故當聖君道爲。而罪當死。發夢視蛇臭腐矣。謁之文公曰。然。夫神果不勝道。而妖亦不勝德。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。應之以德而已。

伐鄴問賞第十

文公將伐鄴。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。文公用之。果勝。還將行賞。衰曰。君將賞其本乎。賞其末乎。賞其末。則騎乘者存。賞其本。則臣聞之。卻子虎。文公召卻子虎曰。衰言所以勝鄴。鄴既勝。將賞之。曰。蓋聞之於子虎。請賞子虎。子虎曰。言之易。行之難。臣言之者也。公曰。子無辭。卻子不敢固辭。乃受矣。凡行賞。欲其博也。博則多助。今虎非親言者也。而賞猶及之。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。

請隧第十一

文公既定襄王于郊。王勞之以地。辭請隧焉。王弗許曰。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。規方千里。以爲甸服。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。以備百姓兆民之用。以待不庭不虞之患。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。使各有寧宇。以順及天地。無逢其災害。先王豈有賴焉。內官不過九御。外官不過九品。足以供給神祇而已。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。以亂百度。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。以臨長百姓。而輕重布之。王何異之有。今天降禍災於周室。余一人僅亦守府。又不佞以勤叔父。而班先王之大物。以賞私德。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。余一人豈敢有愛也。先民有言曰。改玉作珩。叔父若能光裕大德。更姓改物。以創制天下。自顯庸也。而縮取備物。以鎮撫百姓。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。何辭之與有。若由是姬姓也。尙將列爲公侯。以復先王之職。大物其未可改也。叔父其茂昭明德。物將自至。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。以忝天下。其若先王與百姓何。何政令之爲也。若不然。叔父有地而隧焉。余安能知之。文公遂不敢請。受地而還。

出陽民第十二

周襄王以陽樊賜晉文公。陽人不服。晉侯圍之。倉葛呼曰。王以晉君爲德。故勞之以陽樊。陽樊懷我王德。是以未從於晉。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。使無有遠志。今將大泯其宗祊。而蔑殺其民人。宜吾不敢服也。夫三軍之所尋。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。於是乎致武。此羸者陽也。未狎君政。故未承命。君若惠及之。唯官是徵。其敢逆命。何足以辱師。君之武震。無乃玩而頓乎。臣聞之曰。武不可黷。文不可匿。黷武無烈。匿文不昭。陽不承獲甸。而祇以黷武。臣是以懼。不然。其敢自愛也。且夫陽豈有裔民。夫亦皆天子

之父兄甥舅也。若之何其虐之也。晉侯聞之曰。君子之言也。乃出陽民。

逐獸第十三

文公出田逐獸。碭入大澤。迷不知所出。中有漁者。文公謂曰。我若君也。道安從出。我且厚賜若。漁者曰。臣願有獻。公曰。出澤而受之。於是遂出澤。公令曰。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。願受之。漁者曰。鴻鵠保河海之中。厭而欲移徙之山澤。則必有丸繒之憂。黿鼉保深淵。厭而出之淺渚。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。今君逐獸。碭入至此。何行之太遠也。文公曰。善哉。謂從者記漁者名。漁者曰。君何以名爲。君其尊天事地。敬社稷。固四國。慈愛萬民。薄賦斂。輕租稅者。臣亦與焉。君不敬社稷。不固四國。外失禮於諸侯。內逆民心。一國流亡。漁者雖得厚賜。不能保也。遂辭不受曰。君亟歸國。臣亦反吾漁所。

龜燔第十四

城濮之戰。文公謂舅犯曰。吾卜戰而龜燔。我迎歲。彼背歲。彗星見。彼操其柄。我操其標。吾又夢與荆王搏。彼在上。我在下。吾欲無戰。子以爲何如。舅犯對曰。卜戰龜燔。是荆滅也。我迎歲。彼背歲。彼去我從之也。彗星見。彼操其柄。我操其標。以掃則彼利。以擊則我利。君夢與荆王搏。彼在上。君在下。則君見天。而荆王伏其罪也。且吾以宋衛爲主。齊秦輔我。我合天道。獨以人事。固將勝之矣。文公從之。荆王大敗。

賞館人第十五

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。僖公使臧文仲往。宿於重館。重館人告之曰。晉始伯而欲固諸侯。故解有罪之地。

以分諸侯。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。皆將爭先。晉不以故班。亦必親先者。吾子不可以不速行。魯之班長。而又先諸侯。其誰望之。若少安。恐無及也。從之。獲地於諸侯爲多。反。旣復命。爲之請曰。地之多也。重館人之力也。臣聞之曰。善有章。雖賤賞也。惡有釁。雖貴罰也。今一言而闢境。其章大矣。請賞之。乃出而爵之。

失麋第十六

文公逐麋而失之。問農夫。老古曰。吾麋安在。老古以足指曰。如是往。公曰。寡人問子。以足指何也。老古振文而起曰。一不意人君如此也。虎豹之居也。厭閑而近人。故得。魚鼈之居也。厭深而之淺。故得。諸侯厭衆而亡其國。詩云。維鵲有巢。維鳩居之。君放不歸。人將居之。於是文公恐。歸遇欒武子。欒武子曰。獵得獸乎。而有悅色。文公曰。寡人逐麋而失之。得善言。故有悅色。欒武子曰。其人安在乎。公曰。吾未與來也。欒武子曰。居上位而不恤其下。驕也。緩令急誅。暴也。取人之言而棄其身。盜也。文公曰。善。還載老古與之俱歸。

合盟第十七

文公合諸侯而盟曰。吾聞國之昏。不由聲色。必由奸利。好樂聲色者淫也。貪奸者惑也。夫淫惑之國。不亡必殘。自今以來。無以美妾疑妻。無以聲樂妨政。無以奸情害公。無以貨利示下。其有之者。是謂伐其根本。流於華葉。若此者。有患無憂。有寇勿弭。不如言者盟示之。於是君子聞之曰。文公其知道乎。其不王

者猶無佐也。

學讀書第十八

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。吾不能行也。咫聞則多矣。對曰。然而多聞以待能者。不猶愈乎。

烹被瞻第十九

文公過鄭。鄭公不禮。被瞻諫曰。晉公子之從者。皆賢者也。君不禮焉。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。禍無赦。不如殺之。鄭君不聽。晉國既定。乃與師伐鄭。鄭人以名寶行成。公弗許曰。予我被瞻而師還。被瞻曰。不若以臣予之。鄭君曰。孤之過也。被瞻曰。殺人以免國。臣願之。被瞻入晉軍。文公將烹之。被瞻曰。臣願盡辭而死。公聽其辭。瞻曰。尊明勝患。知也。殺身贖國。忠也。請就烹。乃據鼎而呼曰。三軍之士。皆聽瞻也。自今以來。無有忠於其君。忠其君。故將烹。公謝焉。乃罷而歸之鄭。鄭以之爲將軍。

箕鄭壺殮第二十

文公出亡。箕鄭挈壺殮而從。迷而失道。與公相失。饑而道泣。寢餓而不敢食。及文公反國。舉兵攻原。旣而拔之。文公曰。夫輕忍饑餒之患。而必至壺殮。是將不以原叛。乃舉以爲原令。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。以不動壺殮之故。怙其不以原叛也。不亦無術乎。吾聞明主不恃其不我叛也。恃吾不可欺也。不恃其不我欺也。恃吾不可欺也。

問帥第二十一

文公問帥於趙衰。對曰：「卻縠可。行年五十矣，守學彌惇。夫先王之法，志德義之府。夫德義，生民之本也。能惇篤者，不忘百姓也。請使卻縠。」公從之。公使趙衰爲卿，辭曰：「欒枝貞慎，先軫有謀，胥臣多聞，皆可以爲輔。臣弗若也。」乃使欒枝將下軍，先軫佐之，取五鹿。先軫之謀也。卻縠卒，使先軫代之。胥臣佐下軍。

用民第二十二

文公卽位二年，欲用其民。子犯曰：「民未知義，盍納天子以示之義。」乃納襄王于周。公曰：「可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民未知信，盍伐原以示之信。」乃伐原。曰：「可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民未知禮，盍大蒐備師，尙禮以示之。」乃大蒐于被廬，作三軍，使卻縠將中軍，以爲大政。卻縠佐之。子犯曰：「可矣。」遂伐曹衛，出穀戍，釋宋圍，敗楚師於城濮，於是乎遂霸。

國饑用信第二十三

晉國饑，公問於箕鄭，救饑何以？對曰：「信。」公曰：「安信？」對曰：「信於君心，信於名，信於令，信於事。」公曰：「然則若何？」對曰：「信於君心，則美惡不踰；信於名，則上下不干；信於令，則時無廢功；信於事，則民從事有業。於是乎民知君心，貧而不懼，藏出如入。何匱之有？」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，使佐新上軍。

伐衛第二十四

文公伐衛，入郭，坐士令食。曰：「今日必傳大恆。」公子虛俛而笑之。文公曰：「奚笑？」對曰：「臣之妻歸，臣送之，反見桑者而助之。顧臣之妻，則亦有送之者矣。」文公懼，還師而歸。至國而貉人攻其地。

西河守第二十五

文公問於舅犯曰。誰可使爲西河守者。舅犯對曰。虞子羔可也。公曰。非汝之讐也。對曰。君問可爲守者。非問臣之讐也。羔見舅犯而謝之曰。幸赦臣之過。薦之於君。得爲西河守。舅犯曰。薦子者公也。怨子者私也。吾不以私事害公義。子其去矣。願吾射子也。

問虢亡第二十六

文公田於虢。遇一田夫而問曰。虢之爲虢久矣。子處此故矣。虢亡其有說乎。對曰。虢君斷則不能。諫則不與也。不能斷。又不能用人。此虢之所以亡。文公以輟田而歸。遇趙衰而告之。趙衰曰。今其人安在。君曰。吾不與之來也。趙衰曰。古之君子。聽其言而用其人。今之君子。聽其言而棄其人。哀哉。晉國之憂也。文公乃召賞之。於是晉國樂納善言。文公卒以霸。

登隧第二十七

文公行地登隧。大夫皆扶之。隨會不扶。文公怒曰。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。其罪奚如。對曰。其罪重死。文公曰。何謂重死。對曰。身死。妻子爲戮焉。隨會曰。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。而不問爲人君忍其臣者耶。文公曰。爲人君而忍其臣者。其罪何如。隨會對曰。爲人君而忍其臣者。智士不爲謀。辯士不爲言。仁士不爲行。勇士不爲死。文公授綬下車。辭諸大夫曰。寡人有腰髀之疾。願諸大夫勿罪也。

國難第二十八

文公問於郭偃曰。始也吾以國爲易。今也難。對曰。君以爲易。其難也將至矣。君以爲難。其易也將至矣。

種米第二十九

文公得玄山之粟而美之。欲種之宮中。問於冀缺。對曰。臣嘗服稼穡之事矣。凡五穀必以種。今君所植者米也。種之必不能生。公曰。寡人不惠。不知稼穡。微子之言。惑其不解乎。冀缺曰。務農重穀。國之本也。君之言及此也。晉國之福也。

反國賞士第三十

文公反國。酌士大夫酒。召舅犯而將之。召艾陵而相之。授田百萬。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。觴三行。介子推奉觴而起曰。有龍矯矯。將失其所。有蛇從之。周流天下。龍旣入深淵。得其安所。蛇脂盡乾。獨不得甘雨。此何謂也。文公曰。噫。是寡人之過也。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。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。介子推曰。推聞君子之道。謁而得位。道士不居也。爭而得財。廉士不受也。文公曰。使我得反國者。子也。吾將以成子之名。介子推曰。推聞君子之道。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。則不敢立於其朝。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。遂去而之介山之上。文公使人求之。不得。且謂焚其山宜出。及焚其山。遂不出而焚死。

襄王賜命第三十一

文公初立。襄王使大宰尹氏及內史叔興父賜文公命。賜之大輅之服。戎輅之服。彤弓一。彤矢百。旅弓矢千。秬鬯一卣。虎賁三百人。曰。王謂叔父。敬服王命。以綏四國。糾逖王慝。文公三辭從命。曰。重耳敢再拜。

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。受策以出。出入三覲。

封狐文豹第三十二

文公時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。文公喟然嘆曰。封狐文豹何罪哉。以其皮爲罪也。大夫欒枝曰。地廣而不平。財聚而不散。獨非狐豹之罪乎。文公曰。善哉。說之。欒枝曰。地廣而不平。人將平之。財聚而不散。人將爭之。於是裂地以分民。散財以賑民。

野人與塊第三十三

文公出亡。過五鹿。乞食於野人。野人舉塊以與之。公怒。將鞭之。子犯曰。天賜也。民以土服。又何求焉。天事必象。十有二年。必獲此土。二三子志之。歲在壽星。必獲諸侯。天之道也。由是始之。有此其以戊申乎。所以申土也。再拜稽首。受而載之。

介子推第三十四

文公卽位。賞不及介子推。推母曰。盍亦求之。推曰。尤而効之。罪又甚焉。且出怨言。不食其食。其母曰。亦使知之。推曰。言身之文也。身將隱。安用文。其母曰。能如是。與若俱隱。至死不復見。推從者憐之。乃懸書宮門曰。有龍矯矯。頃失其所。五蛇從之。周徧天下。龍饑無食。一蛇割股。龍反其淵。安其壤土。四蛇入穴。皆有處所。一蛇無穴。號於中野。文公出見書曰。嗟。此介子推也。吾方憂王室。未圖其功。使人召之。則亡。遂求其所在。聞其入綿上山中。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。爲介推田。號曰介山。

釐負羈第三十五

文公出亡過曹。共公聞其駢脅，使祖而治，設薄以觀之。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：「君無禮於公子，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。若以相，夫子反晉國，必伐曹。子何不先加德焉？」釐負羈遺之壺飧而加璧焉。文公受其飧而反其璧，及其反國，起師伐曹，尅之，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。

燒楚軍第三十六

文公與楚人戰，大勝之，燒其軍，火三日不滅。文公退而有憂色。侍者曰：「君大勝楚，今有憂色，何也？」文公曰：「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，其唯聖人乎？若夫詐勝之徒，未嘗不危者，吾是以憂。」

里臯須第三十七

文公出亡過曹，里臯須從，因盜文公資而亡。文公無糧，餒不能行。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，然後能行。及文公反國，國中多不附文公者。於是里臯須造見曰：「臣能安晉國。」文公使人應之曰：「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？」里臯須曰：「君沐耶？」使者曰：「否。」臯須曰：「臣聞沐者其心倒，心倒者其言悖。今君不沐，何言之悖也？」使者以聞。文公見之，里臯須仰首曰：「離國久，臣民多過君。君反國而民皆自危，里臯須又襲竭君之資，避於深山，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，天下莫不聞。臣之爲賊亦大矣。罪至十族，未足塞責。然君試赦之罪，與驂乘遊於國中，百姓見之，必知君不念舊惡，人自安矣。」文公大悅，從其計。百姓見之，皆曰：「里臯須且不誅，吾何懼也？」是以晉國大寧。

問政第三十八

文公問政於舅犯。舅犯對曰：分熟不如分腥，分腥不如分地，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，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，上失地而民知貧，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，其此之謂也。

弛文子宅第三十九

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，使謂之曰：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。對曰：夫位，政之建也；署，位之表也；車服，表之章也；宅，章之次也；祿，次之食也。君議五者以建政，爲不易之故也。今有司未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，而曰將易而次，爲寬利也。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，臣立先臣之署，服其車服，爲利故而易其次，是辱君命也，不敢聞。君必易也，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，唯里人之所命次，辭弗取。臧文仲聞之曰：孟孫善守矣，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。

原季辭卿第四十

文公使原季爲卿，辭曰：夫三德者，偃之出也，以德紀民，其章大矣，不可廢也。使狐偃爲卿，辭曰：毛之知賢於臣，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，不敢聞命。乃使狐毛將上軍，狐偃佐之。狐毛卒，使趙衰代之。辭曰：城濮之役，先且居之佐軍也，善軍伐有賞，善軍有賞，能其官有賞，且居有三賞，不可廢也。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，乃使先且居將上軍。公曰：趙衰三讓，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，廢讓是廢德也。以趙衰之故，蒐于清原，作五軍，使衰將新上軍，箕鄭佐之；胥嬰將新下軍，先都佐之。子犯卒，蒲城伯請佐。公曰：趙衰三讓，